



第二二〇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星期四下午四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墨西哥)
<u>成员国</u> ：	孟加拉国	拉曼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菲律宾	杨戈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曼斯菲尔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赞比亚	卡马加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五时三十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

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878)

主席：我愿告知安理会成员们：我收到安哥拉、古巴、利比里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南斯拉夫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依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七七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罗亚·科里先生（古巴）、塔布曼先生（利比里亚）、兰法尔先生（毛里求斯）、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今天的会议，是针对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要求举行的，他的要求载于他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这封信已经以S/13878号文件散发。

发言人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是赞比亚共和国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政治和法律委员会主席，尊敬的鲁本·卡曼加先生阁下。我热诚欢迎他和他的代表团，并请他发言。

卡曼加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谢谢你，而且通过你谢谢安理会其他成员对于我和我国代表团的欢迎。我知道你作为一个外交家的杰出才能和你对安理会责任的认真态度。我国代表很高兴安理事现在在你的主席任内审议赞比亚关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我国不断侵略的控诉。事实上，我们对你和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立即就我们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要求作出反应是非常感激的。

对于我们南部非洲这个区域来说，一九八〇年四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津巴布韦人民在多年的重大牺牲和英勇武装斗争以后，终于获得他们久被剥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在近几天内就要获得真正的合法的独立。我们赞比亚人和全体非洲人同津巴布韦人民一道为这一重大事项而欢欣鼓舞。联合国也为津巴布韦人民争取不可剥夺权利的斗争坚决不断地提供了支持，当然也会为该国的解放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现在到安理会来控诉南非对赞比亚不断升级的侵略。在目前因津巴布韦获得独立而产生的欣快气氛中，我们的控诉可悲而适当地提醒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南部非洲的解放过程还没有完成。尽管纳米比亚人民尽量迁就，在同联合国合作下便利和促成南非从他们还被南非非法占领着的国家撤退，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得到独立。绝大多数南非人民仍然在侮辱人格、种族主义、带压迫性和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下痛苦度日。

安理会成员无疑地知道赞比亚在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许多动荡年代中所采取的独特立场。同赞比亚接界的国家境内至少已发生了四个解放战争。尽管有敌人对我们进行侵略，我们还是根据原则，对于我们邻国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争取独立自由的合法斗争提供了坚决的支持。

随着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解放，赞比亚同这两国之间有了和平与睦邻关系的条件。现在津巴布韦也是这种情况：现在从那里发动侵略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因此，我们期待津巴布韦达成独立，我们对于该国的独立是坚决支持的，因为这会确保我国边界上有和平的条件。

达成整个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是一个必然而不可扭转的历史力量。但是，目前仍然看不出比勒陀利亚政权会从津巴布韦事态的可喜发展中吸取教训，在纳米比亚和南非本身的局势方面变得实际一些。看来该政权仍然在自欺欺人，认为纳米比亚和南非境内的现状会打退整个非洲大陆的解放浪潮。南非对赞比亚和安哥拉一再升级的侵略只不过是妄图维持南部非洲境内白人少数和种族主义统治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必然要垮掉的。归根结蒂，正如我们津巴布韦人一再指出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是南部非洲境内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白人少数统治。

赞比亚始终是南非从纳米比亚境内发动侵略的受害者，不久前也是它从南罗得西亚境内发动侵略的受害者。去年十一月的情况就正是如此，那时安理会通过了第455(1979)号决议，强烈谴责当时的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以及南非对赞比亚所进行的侵略。随着津巴布韦的独立，南非加强了它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力量，集中地利用该领土——目前仍在其非法占领之下——来发动对赞比亚和安哥拉的侵略。今天南非在纳米比亚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其目的是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并对赞比亚和安哥拉进行侵略。

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的记录中充满着多年以来南非侵略我国的具体行为的详细经过。我特别要提到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四日的S/13539号文件，这是我国常驻代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内中提请秘书长和国际社会注意一九七九年一月至九月期间南非对赞比亚进行的一系列侵略行为。

我不想一一列举已经提请联合国注意的一系列侵略行为，这样会使安理会各位成员不耐烦。我只想说明，南非对我国的侵略不但有加无已，而且反映出一个惯伎：进行恫吓、骚扰、酷刑和肆无忌惮地毁灭赞比亚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无理性行为。我国西部省的赞比亚人是南非恐怖伎俩的目标和受害者，他们在紧张和恐惧中苦度日子。

安理会亟需坚决切实地采取行动。由于南非军队驻在赞比亚土地上，并使用恐怖伎俩，因而该地区的正常生活受到破坏。该地区的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由于现

有的不利条件，包括地雷的敷设，几乎已经陷入停顿状态。甚至连该地区粮食和医药等必需品的供应也受到不利的影晌。因此必须尽快使该地区的局势恢复正常。我国人民渴望和平，他们也有权利享有和平。

这里我要告知安理会一九八〇年一月以来南非对赞比亚一些特定的侵略行为。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南非军队从纳米比亚越界进入西部省的塞谢凯县，并向穆洛拜济锯木厂的赞比亚工人进行射击。在同一时期，南非战斗机在塞谢凯县境内侵犯了赞比亚的领空。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南非军队由纳米比亚越界进入赞比亚塞谢凯县卡桑加河同马布布之间。

一九八〇年二月六日发生了下列事件：南非军队50人在塞谢凯县的西特瓦拉和坎达拉两村之间建立了一个兵营，对过往的旅行者进行骚扰；南非部队在塞谢凯县卡提马穆里洛警察派出所同利坎达之间设立了一处路障，并没收了一辆越野汽车和一辆卡车；南非部队对塞谢凯县姆万迪地区西科塔·魏纳先生的房子进行了搜索，其后乘一架直升机飞走；南非战斗机在塞谢凯县侵犯了赞比亚领空。

一九八〇年二月九日，南非战斗机对塞谢凯县的穆金加村进行轰炸，有两名赞比亚人被炸死，四名受伤。在同一事件中，属于赞比亚商人的五辆卡车被炸毁。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南非战斗机轰炸塞谢凯县一位赞比亚国民塞缪尔·金季拉先生的家园。结果有四个人受伤。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日，南非部队在卡提马穆里洛以西20公里处的赞比亚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兵营。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八日，南非部队在塞谢凯县的恩卡布韦建立了一个兵营，在塞谢凯保马以东建立了另一个兵营。

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南非部队利用三架直升飞机，在两架喷气式飞机的掩护下进入赞比亚的塞谢凯县。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南非部队对卡朗戈拉的浮桥进行轰炸，并在塞南加县（也属赞比亚西部省）的一条公路上掳去了三个平民。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南非部队在纳希勒勒破坏了一座堤桥。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南非部队破坏并炸沉卡朗戈拉浮桥，同一天，南非部队在坎加农村重建中心（也属于塞南加县）掳去了四个赞比亚人。他们并带走农村重建中心里赞比亚人的所有物。在同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南非部队在同一县里破坏了孔加—卢埃蒂桥。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塞谢凯县的利卡巴村有四所房屋被南非部队烧毁。在同一事件中，有一个男孩死亡，五个男孩受伤。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塞南加县纳蒙德村一个赞比亚人夏伦季·利济洛先生被南非部队杀死。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南非部队命令塞谢凯县卡伦季村村人将该村烧毁。在这个事件中，有一个男子和一个男孩被南非部队杀死。

以上列举南非最近对赞比亚的一些侵略行为，这当然也是我们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我要强调指出，除了刚刚提到的具体事件以外，南非战斗机还每天在赞比亚的西部省侵犯我国的领空。到今天为止，有成百南非兵士还驻留在赞比亚土地上，彻底破坏了我国的领土完整，我们要求他们立即撤出。

一如过去，我国政府面对南非一再无故侵犯赞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尽量抑制了自己。当前纳米比亚人民在其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该组织几乎为整个国际社会所支持——的领导下迫使南非终止它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针对这种压力和南非在维持其对纳米比亚的束缚的顽固决心，南非的策略似乎是想通过对赞比亚和安哥拉的侵略行为来挑起一场国际冲突。它希望这样一来能掩饰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争取某些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同南非狼狈为奸，剥削和掠夺该区域的丰富矿产和其他资源——的同情和支持，企图借此使它的种族隔离政策苟延残喘。

赞比亚同南非并不接界。我国同纳米比亚接界。我们同纳米比亚人民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了解并充分支持他们对自由和独立的寻求。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正在从纳米比亚本土而不是从赞比亚为他们的自由和独立进行英勇的斗争。南非对我国的侵略行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纳米比亚的独立战争目前是、将来也是在纳米比亚本土进行的。最后，纳米比亚人民会象津巴布韦人民一样获得胜利。

我不必在这里强调赞比亚对联合国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努力所怀的关切。我们已同其他前线国家和西南非民组充分合作，希望在安理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上谋求一个解决办法。秘书长关于这件事的所有报告，包括S/13862号文件所载的最近一次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在追求纳米比亚自由和独立的目标方面，我们始终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纳米比亚仍然被非法占领着。南非仍然在推诿拖延。南非还把一个所谓内部解决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身上，妄想借此巩固它对纳米比亚的钳制。提出关于解决办法的建议的西方五国并没有表示有任何意愿对南非真正施加压力，迫使它合作执行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各项有关决议。

对于南非侵略独立的非洲国家的行为，西方五国的反应也很自然地含混模糊。我们知道，如果有政治意志，它们是可以使南非合作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并终止对我国的侵略行为的。

我国人民不能长此以往地遭受蛮不讲理动辄开枪的南非部队的恫吓、骚扰、酷刑和惨无人道的杀害行为。

和以往一样，我们之所以到安理会来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仍然拥护当年鼓舞联合国创始者的那些理想。我们知道安理会大多数成员，甚至于联合国大多数成员都和我国一样认识到南非的政策和作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

因此，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要求安理会毫不迟延地对种族主义南非采取下列行动步骤：

第一，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加强其对赞比亚共和国无故进行的侵略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悍然侵犯了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要求南非立即从赞比亚共和国撤出其所有军队，停止对赞比亚领空的一切侵犯，并从今以后切实尊重赞比亚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郑重警告南非：如果再有侵略赞比亚共和国的情事，安理会将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开会讨论对它采取执行办法。

我们认为，这是安理会对南非所造成的严重局势应该采取的最起码的行动。安理会任何成员都不可怀疑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

最后，我只想再说一遍：南部非洲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因为有白人少数统治，这种统治又是依靠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而猖獗的。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应重下决心来消除南部非洲境内的种族隔离和白人少数统治。

主席：谢谢赞比亚共和国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及法律委员会主席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毛里求斯代表，他要以四月份联合国非洲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兰法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并通过你谢谢安理会其他成员在这个时候给我机会代表非洲集团发言。我也要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位。我以本月份非洲集团主席和我本人的名义向你保证我会同你充分合作。

我也要祝贺我的加勒比兄弟米尔斯大使那么熟练地主持了安理会三月份的会务。

去年安理会曾多次审议南部非洲白人少数政权对其邻国特别是赞比亚进行侵略的问题。直到最近，赞比亚始终遭受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蛮横侵略。安理会每次考查这一问题时总发现南非在这些行动中有勾结的型态。现在随着一个自由独立的津巴布韦的诞生，那边的非法政府已经被消除了。

我们刚才听到我亲爱的非洲兄弟卡马加大使的发言，其中可以看出，尽管南部非洲局势方面有可喜的改变，赞比亚所遭受的侵略却有加无已。该国的领空和领土完整一再受到侵犯；南非军队由纳米比亚越界进入赞比亚，在赞比亚土地上掳劫了一些人，建立了一些军营，尽管他们后来被迫撤退；南非战斗机对赞比亚村镇进行轰炸，杀害平民，毁坏公私财产。有些迹象明确表示，南非当局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破坏赞比亚的经济基础。此外，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要破坏对赞比亚的供应特别是粮食供应如此重要的桥梁和其他交通联系。

去年十一月安理会审议因南罗得西亚反叛力量一再侵略赞比亚而造成的局势时，曾强调指出并谴责南非在这方面的勾结行为。从已证实的关于南非陆军部队曾在南罗得西亚驻扎的各种报道看来，南非参加这些侵略行动方面的程度比我们想象中可能还要大些。无论如何，南非政府毫无疑问地应对赞比亚当前的局势也就是安理会决定处理的局势负责。要审议这个局势，就必须考虑到整个南部非洲的事态发展。从赞比亚代表的发言中，我们知道，应对种种杀戮和破坏行为——我们今天不得不对之深表遗憾的行为——负责的南非军队是从纳米比亚越界进入赞比亚的。安理会在去年十一月通过的第455(1979)号决议中着重指出南罗得西亚境内的少数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一种威胁。

随着津巴布韦那个政权的消灭与和平的恢复，安理会就应转而注意南部非洲不稳定的其他基本原因，即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南非当局的政策。

南非近来在加紧破坏纳米比亚境内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整个领土中有许多西南非民组的工作人员和同情者被逮捕监禁。纳米比亚北部广大的管制土地被宣布为“安全区”；据报在很多地区，特别是奥万博兰，南非在大规模地集结部队。

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正当我们讨论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解决建议的执行问题时，南非却要在其非法占领的国际领土上增强其军事力量，并且还将其军事活动扩及邻近国家。我要提醒各位：西南非民组不但接受了解决建议，而且也接受了非军事区的设想，并愿意同联合国充分合作。

但是在最后协议没有达成以前，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还不能前往该领土以前，西南非民组只好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而且各前线国家在当前的情况下也义不容辞，只好对解放斗争继续提供援助。如果南非妄想迫使赞比亚或任何其他前线国家放弃对西南非民组的支援，那就必须受到谴责。联合国已经宣布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合法性。赞比亚和其他前线国家都已下定决心支持解放运动。联合国不应容忍它们因提供支持而受到的报复行为。非洲集团方面重申对纳米比亚的声援。它紧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步骤来终止南非对英勇的赞比亚人民所不断进行的侵略。安理会应该要求南非尊重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行动威胁到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安理会应该采取一切适当步骤来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利比里亚代表，他要求以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代表身分发言。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塔布曼先生（利比里亚）：在安理会发言总是令人觉得荣幸的。主席先生，今天我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发言，首先得谢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再次对非洲事务表示关切，正同安理会历来在非统组织成员国遭受侵略时所表示的关切一样。

我刚才所表示的谢意并不仅仅是客套。我们非统组织的国家深切认识到，由于非洲国家老是不得不向安理会控诉南非的侵略行为，因此人们很可能听厌了我们的控诉，会对我们的这种控诉淡然处之。我们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事实上，我们相信南非政府正是想要非洲国家陷入这样的处境。南非希望非洲各国政府看来荒唐可笑，被人讨厌，被认为言过其实，动辄就把事情提到安理会上来。如果南非战略的目的是这样的话，那末，不管是在安理会上还是在联合国任何其他机构中，它都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国际社会始终对非洲问题表示了高度的了解和同情；对此，非统组织

表示感激。尽管如此，非洲国家绝对不能忘记人们可能真会听厌我们的控诉，他们可能会攻击侵略的受害者而不是侵略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总以前来安理会而感到荣幸愉快，却宁愿今天本来没有必要前来。

我们在这个时间到安理会来，有些情怯，因为从去年夏末以来国际局势始终十分紧张。事实上，最近这几天有些不祥之兆，预示亚洲境内一触即发并充满超级大国间暴力对抗的危险局势可能还要恶化。在中东，由于事态悬而未决，使安理会仍须花费许多时间，而且大伤脑筋——事情却依然没有解决。甚至于在非洲，我们看到我们乍得的兄弟们又起了猛烈的内乱，许多人被杀身死，有成千的人被迫逃入邻近领土，从而使已经达到危急程度的非洲难民问题进一步恶化。

在这个时际，非洲倒宁愿尽心尽力设法使国际舆论以适当的迫切程度研究并协助解除我们大陆上多得惊人的难民所遭受的苦难。我们可以坦白而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时觉得他们是世界上被遗忘了的难民。

除了刚才提到过的一类问题以外，还有当前因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能源费用高涨和高度通货膨胀而为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所造成的破坏——所有这些事几天内就要在拉各斯举行的最高级经济会议上将使我们各国的领导人大费心思。

目前困扰非洲的问题很多。尽管如此，现在非洲却宁愿集中注意力于津巴布韦即将达成独立一事——为了这件事，该国人民和整个非洲做出了重大牺牲。

在这方面，不妨指出，再没有任何非洲国家比赞比亚曾高兴看到津巴布韦即将获得独立了，我国是一个主要的前线国家，为该国的解放斗争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光是今年开始以来，我国就因南非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而有六名公民——包括一位县长——被杀死，另有十三个受伤，三个被绑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自尊心的政府都绝对不会保持缄默的。

除了我国公民的死伤以外，南非军队在非法入侵赞比亚领土时还使我们遭受相当大的财产损失。有的车辆被没收或毁坏，有的村镇被烧毁或轰炸，而且南非军用飞机每天都炸毁浮桥和桥梁，并侵犯赞比亚领空。所有这些卑劣行为都完全违

犯了国际法，必须予以强烈谴责。但是仅仅在这里列举这些事实并不能表达赞比亚许多地区的许多无辜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怀有惶恐的心情。这些人不知道南非下次的袭击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或有多么大的程度。这是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情况，而赞比亚政府理所当然地不得不尽一切力量来终止这种厚颜无耻的骚扰行为。依照宪章，安理会同样有责任说服乃至迫使南非不再侵略赞比亚，因为如果这种侵略不加以制止，就可能威胁国际和平。独立非洲的所有国家看到赞比亚所受的这种袭击都感到沮丧和惊骇，这就是为什么非统组织现任主席指示我到安理会来迫切要求安理会尽快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终止南非对英勇的赞比亚国及其众多无辜无助的公民所进行的这种横蛮的袭击。我们深信安理会对赞比亚和非洲的请求是不会置之不理的。

主席：谢谢利比里亚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他要以不结盟运动主席的代表身分发言。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罗亚·科里先生（古巴）：主席先生，谢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机会以不结盟运动主席代表的身分参加这次辩论。

两个国际罪犯的可恶表现好象在决定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这个重要国际机构总是在开会轮流审议这两个罪犯的劫掠和犯罪行为。昨天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罪恶行动，今天又需要安理会紧急审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的侵略行为。

这两种情况都经常发生，以至于几乎成了专门对国际社会进行的奚落，而在两种情况中两个罪犯都是互相勾结起来犯罪，都同样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哺育。而且侵略的受害者都属于同一人民大家庭，都是因民族独立、主权和自由决定其民族命运的权利这种概念而团结在一起的。起先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现在又是赞比亚人民，都象以前阿拉伯人民或其他前线国家的非洲人民一样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

人们可以说，联合国安理会每天，有时甚至每小时都在为反革命侵略的全球性蔓延这一不幸现象作见证。我们得到关于这种输出反革命侵略过程的日益增多的新证据，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安理会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增加的原因。

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的相互密切配合的猛攻不是偶然的。最能解释这种反革命型态的，也正好就是世界人民迈向民族解放、非殖民化和政治及经济解放的进步道路，这是联合国本着正义一贯支持的进程。

今天是勇敢忠诚的赞比亚人民到安理会来谴责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政权的种族主义军队在该国所进行的恫吓、骚扰、酷刑和公然摧残人命毁坏财产的行为。仅仅

在一九八〇年头三个月，南非种族主义者就对爱好和平的赞比亚公民的生命和财产进行了二十一次侵犯行为。

为什么要集中进行，特别是在这三个月的下半段时间内集中进行这种攻击而且使用装甲部队、空军和步兵呢？我们坚决相信这种武力政策同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光辉胜利有关，这一胜利终止了英国在其前殖民地罗得西亚几十年的卑劣殖民主义，并证实了非洲大陆南部非洲人民普遍进行的解放斗争的历史趋势。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史密斯，更不要说一个汤姆叔叔能够帮助执行比勒陀利亚邪恶政策的种种阴谋诡计。现在津巴布韦人民已经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现实是高傲的南非白人极难忍受的。

他们使用的惩罚方式似乎是对赞比亚和其他前线国家有系统地进行骚扰和侵略，以便使这些国家陷入混乱。种族主义行动的发源地总是纳米比亚被占领领土，这决不是地理上的偶发事件。他们一方面要使赞比亚的局势陷入混乱，另一方面想要用一切方法来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本土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这种侵略行为的不断乃至有系统的重复发生，使世界和平陷入危急状态。在这种微妙情况下，不结盟国家觉得义不容辞，必须再次指出国际社会前此已经承认过的，就是如果可恶的种族隔离事实继续存在，如果种族主义压迫是南部非洲的一个痛苦现实，那末，唯一的原因就是南非仍然有一个邪恶的政权。而这个南非政权在公开不顾联合国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其原因不外是这种怪物可以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政府卵翼之下繁荣昌盛，继续存在；这些政府同比勒陀利亚以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原子核及其他方式进行合作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而且，作为上述事实的一个必然结果，我要在这里回顾去年九月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所达成的如下协议：

“会议宣称，整个南部非洲是一个单一的战区，其中种族隔离的南非是中心战略问题。除非打破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剥削和压迫的这种种族隔离制度，

代之以一个在政策上执行符合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不结盟国家运动和联合国原则的民主国家，才能在南部非洲达成自由、和平、安全和进步。”（A/34/542, 附件, 政治宣言. 第78段）

此外，

“……南部非洲问题不能零碎处理，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相互结密不可分，因此只能一起解决”。（同上）

我在这个会议厅里回顾南部非洲人民所面临的威胁并危害各前线国家安全的种种问题，用意是要强调关于对南非施行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的极端重要性。同时，我也要敦促安理会加强该决议的内容，以免它继续受到违反，并改进安理会保证各方严格遵守武器禁运的办法和程序。

关于赞比亚这个以往同本区域其他国家一道连续遭受种族主义侵略的国家，安理会——而且所有会员国通过安理会——必须坚决表示谴责种族主义侵略者，并坚决支持赞比亚政府这个晋受尊敬的不结盟运动成员。

今天我们面对兄弟国家赞比亚所遭遇的困难，必须重申我们不结盟国家异口同声作出的宣告，即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只有前线国家才勇敢地决定抵抗种族主义敌人，坚决使这个敌人完全垮台。

古巴革命政府一贯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及其天然后卫即前线国家的斗争，我们在这里再次表示无条件声援我们的赞比亚兄弟。我们也要强调指出第六次最高级会议最后宣言第94和95段所载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提议的极端重要性，这些建议涉及向各前线国家提供政治、外交、财政和物质支援的办法。

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十字路口。人民的敌人和人民的不可剥夺的真正独立权利的敌人正在考验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迫使比勒陀利亚及其帝国主义撑腰者不再对南部非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国家挥刀相向。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等于是在使战争和掠夺的思想合法化。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安哥拉代表，他要求代表前线国家发言。

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主席先生，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务。

我们也要祝贺你的前任牙买加常驻代表。

我们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人民同墨西哥和牙买加都保持最亲热的兄弟关系。

我现在代表深切介入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所有前线国家发言。固然一切进步力量都支持全球各地真正的自由战士，但是前线国家由于其地缘政治情况，一如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所承认的那样负有特殊责任。

我今天代表非洲解放事业和非洲反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斗争事业发言。我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一直是比勒陀利亚统治集团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政策的受害者。我们曾经不知有多少次把我们的问题提到安理会来，但是安理会的各项决议未能吓阻南非使它放弃对其南部非洲邻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既定路线。我们的兄弟之邦，赞比亚前线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一再受到侵袭。

事实上，赞比亚政府最近所编的清单中列举了一九八〇年一月至三月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赞比亚领土和人民不断进行的袭击。赞比亚是南非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受害者。赞比亚的过错是它地处南部非洲；它的罪名是它属于前线国家，历来全力支持该地区为争取自决权利而进行战斗的一切进步努力，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生存和自由而进行的战斗。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都由于敢于支持南部非洲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隔离的斗争而不断受到比勒陀利亚的惩罚，这是历史的不争事实。

当前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正处于一种惊慌状态中。该政权已经看到不利于它的预兆，正在拼命设法从谋略上制胜历史性的正义力量。因为当前的局势本身就表示：

在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以及南非本土人民，正象胜利的津巴布韦人民一样，必然会实现多数统治。

津巴布韦最近发生的事情似乎使比勒陀利亚更加惊慌，而且可能使比以前更坚决要维持他们在南部非洲少数特权堡垒的那些人的态度更加顽强。比勒陀利亚政权想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象津巴布韦所发生的那种真正的人民胜利在纳米比亚境内重演。树立傀儡的谬误已经被人民宣判证实了，今后在纳米比亚和南非本土也会照样证实的。

作为比勒陀利亚“星座战略”的一部分，而且为了确保可以使其接邻的主权国家沦为其辖地和属国，比勒陀利亚采取了日益穷兵黩武的侵略性姿态。它妄想通过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的不断入侵、袭击、轰炸和其他攻击来作出一种政治性宣言，并在军事上造成既成事实。

为了要保持它在南部非洲的首要地位，南非对安哥拉和赞比亚发动了攻势。事实上，我们两国政府所编成的清单日益明确地表示出南非的各种攻击都是相辅相成的，下面我谈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遭受的攻击并不是低估赞比亚所受攻击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倒是要表示这两种攻击是同一帝国主义军事计划的两个叉子。这个计划是以南非少数再次采取的顽固态度为根据，而这种顽固态度的基础则是某些西方国家政权正在研制的新军国主义教条，其目的是要在民族愿望和进步力量威胁西方帝国主义利益时立即加以镇压。

比勒陀利亚已经从某些西方帝国主义政权得到暗示。所以，如果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战争还要进一步延长，如果还要丧失许多生命，如果南部非洲日益紧张的局势继续加剧，那末，这些西方政权要和比勒陀利亚担负同样责任。

南非的统治者公然吹嘘他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黄金储备。他们大谈需要划定他们的边界来防备自决和多数统治的不可避免的冲击。我们却要更自豪地说明：我们决意为消灭本大陆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而进行战斗，不管时间多么长久。

关于现在正在讨论的事项，我们前线国家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赞比亚进行的攻击。我们要求种族主义部队立即从赞比亚领土撤出，并立即停止对赞比亚国民的杀戮和恐怖行为以及对赞比亚财产的毁坏。

我国政府特别要对赞比亚政府和人民追求正义和矫正的努力表示全力支持。我国政府也愿意象以往在安理会上多次作过的那样，再次要求对南非施行强制性经济制裁，因为我们相信需要有这种制裁及其适当执行来使南部非洲达成安定与和平。

还要流多少血才能使支持南非并保证其种族隔离制度能够生存的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意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全面制裁呢？天下已经大乱，政治事务同经济事务的关系不需要再加阐释了。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会促进本区域安定的行动；会确保受南非攻击的各前线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会保证赞比亚将来不受攻击的行动；会使南部非洲目前仍然享受不到多数统治的地区达成多数统治的行动。

我们对联合国的设想取决于一种对正义的设想。而正义的设想又是和平的设想所必要的。我们前线国家为赞比亚，为我们自己，为南部非洲，为我们非洲大陆，为整个第三世界提出这个要求。

坚持斗争下去。

主席：谢谢安哥拉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说的亲切的话。

这次会议没有其他发言人了。安理会下次会议将于明天(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继续审议讨论中的项目。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散会